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九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杭州治火議

杭州多火災歲必數發發必延數里且有蹈火以死者予儼杭之前一年相傳自鹽橋至羊市縱橫十餘里其為家約六萬有餘死者若干人予雖未親見顧焦爛猶在目也乃不數年而自孩兒巷至菜市東街與前略相

等予所僦住房已親見入烟燄中其他則時發時熄不可勝計以詢居人即中年者亦必答曰予生若干次矣其最微倖可喜亦必樹一指曰慚愧已一次矣從未有云無有者頃者黃中堂門樓偶不戒而五人齊死一樓不得下踰日而藩司東街又復延熲里許焚燒數百家又踰日而太平門外忽燠燄蔽天不知所究竟今則楮堂上下復炎炎矣何以致此

或曰此天象也前漢天文志謂吳越分野在戌而太初

歷法以太歲出戌當房心之間心者火也又吳楚之疆
候熒惑占鳥啣熒惑火宿而鳥啣為南方鶉火之首凡
此者皆主多火而予獨曰否夫既曰吳楚吳越則當及
楚越兩地楚疆跨荆揚之間而東南百越遠界嶺徼未
嘗限一吳郡也且即此吳郡而南極富春北踰江淮為
地甚廣乃區區以杭州一城當之其可通乎

或曰此地理也郡南鳳皇山蜿蜒南峙南屬離方以離
方之龍而衝城而入焉得無火然而亦非是者嘗考浙

河左右其自新安以南太末以東凡在山縣多有離龍
南起排闥抵治者然未聞有災害也且此鳳皇山非離
龍也其山在正陽門西清波門南以卦位言之則為西
南之坤土以大衍五行言之則為天九成金之坤金土
龍金龍皆非離龍故予郡西南有鮑郎山土龍入城而
予邑正西則直有西山金龍橫撞其右未嘗礙也

於是無所歸咎有議開火巷者謂曩時每街必有火巷
間截之今多為民間侵佃以致堙塞火患之多實由于

此則試思火巷之廣孰如大街大街廣六丈有餘尚不能截火而謂數尺之巷能截之乎且火之熾滅全不繫街之寡多與巷之廣狹蘇州閭門揚州埂子祇一街耳然且兩距相望連手可接而皆終古無火患何與

更有歸咎于六井之不開者謂唐時李泌為刺史特開六大井為澆火之藉今六井久塞無由灌救則杭州城寬延袤若干必非六井所能濟且比戶有井綆缶之功不能急升即舊時當事救每家門首貯水一缸而車薪

杯水毫無所用甚至西洋水車飛灑空際而並不及火
翻致車轂益益填梗道路寥寥六水窪將安用之若云
水可厭火則西湖一大水與全城首尾然且三門引氣
一牀通流尚不能厭而謂六井能厭之此婦孺之語也
然則如何

夫火不自致必有所以致之者嘗疑失火塘報各省無
有獨杭城則屢見報文下此惟湖之漢口偶有報延燒
至數千家者則必杭之房與漢口之屋有異于他而備

查兩地則漢口專用竹而杭則兼用竹木自基壓以至
椽欂棟柱檁欄無非木也而且以木為牆障以竹為瓦
薦壁夾凡戶牖之間牖用欂櫨而半墉承牖又復以板
與竹夾為之間或護牖以芭護墉以籬層層裹飾非竹
則木然且單房少而重屋多兩重架格猶復接木楹于
軒宇之上名曰曬臺計一室所用其為埽埴之工者祇
瓦稜數片耳又且市廛賃闌多接飛簷橋梁巷門每通
複閣鱗排櫛比了無罅隙夫以滿城燈火百萬家烟爨

原足比沃焦之山象鬱收之穴而且上下四旁無非竹
木既已埋身在烈坑中矣加之僧販營業多以炊煮蒸
熬燻焙燒炙為生計而貧民晝苦趨逐往多夜作諸凡
治機絲煨金錫皆通夕不寐又且俗尚苟偷大抵箕籠
厝火竹柴點燈暑則燃蚊烟寒則烘草薦無非硝炭而
况俗尚釋老合鄉禮斗聯棚誦經焚香燒燭沿宵累旦
此風在當事尤宜禁革 又何一非致火者

考春秋宋鄭火災梓慎曰木即火也宋太皞之墟鄭祝

融之墟皆火房也夫太皞以木德王祝融以火德王而皆稱火房則以木者實火之所由生也是以震本木也非火也而一構乎離則以震雷生離火而離反足以滅震如晉獻嫁女于秦穆而秦伯伐晉反獲晉侯于韓原當時晉史占之者謂歸妹之睽以雷澤而變為火澤為雷為火為羸敗姬以震本木質而具雷火之性雖生火而反為火滅比晉雖嫁女而反即以女而害其母家蓋明言夫木之必當召火禍也

是以治火之法先計嚮邇後計撲滅嚮邇謂嚮而近之也撲滅者撲使滅也惟可嚮邇然後可撲滅否則近且不能何有于撲故盤庚遷殷有云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謂原田草火其勢卑小雖不可近猶可信手撲滅之若房室炎上則五行志云及濫災既起焚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動衆不能救也亦以宮室宗廟多用木飾一經炎上則木火難近而必不能救蓋諸火無威而木火有威治工聚火而鑄用木骸即炭而不用木

則雖金鐵銷鑠而執工者得近之何則以無威也祝嘏

焚明幣于庭紙錢錫錒皆可指撥而及燬靈座

杭俗以木主歲

木室祀寢三年謂之靈座
深合古禮反主于寢之義

為木無幾然而尋丈之外各

環向而不得前何則以威著也今以木火而及屋則威
著已極近且不能而欲施手足之烈難矣

然且闌闌連綿左房未燼而右室已焚木中之火以外
熱而炙于其裏往往火所未及而木先出烟以外火與
內火兩相煽也如此則爛熳無已時矣故春秋有書災

有書火者其書凌室災則天災也夫凌室本冰室而猶有火此其所為天也其書成周宣榭火則人火也夫有木曰榭在爾雅已明言之既稱有木而猶欲其無火得乎此人為之也故左傳曰天火曰災人火曰火然則杭州之火人火矣

若夫罇房則不然古作室之工多用陶埴甗甗以啣木自棟樑椳桷以外皆取瓴甗埽附之考工記稱為瓦屋今稱為罇房凡宮室之牆壁屏蔽以及庭塗堂壁無用

木者如梓材云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謂合苫土以墁之則外牆不用木儀禮士適寢居北墉下註土牆曰墉則內牆不用木莊子鑿坏而遁坏者土壁也則房壁不用木毛詩中唐有甍謂甍中庭以罇也則庭塗不用木廣雅堂以堦墍唐史北廳以花甌甍地謂堂址也則堂墍不用木說文屏障謂之坵禮記反坵在兩楹之間謂以罇作屏蔽以土作楹臺也則屏與楹總不用木若左傳云巧人以時塙館宮室夫館與宮室其宜時葺者何

限乃不戒木斲而戒圻塤則土之勝木久矣是以寢廟
藏主則并朽柱亦去之春秋謂之宗祏即石堂也太史
藏典籍則并樑欂櫨棟皆去之周禮序謂之巖屋即石
室也若夫毛詩之縮版以載謂以版築土非用版也秦
風之在其板屋謂西戎地寒瓦凍易裂或以板代瓦非
謂中國之屋可以木板作牆壁也

蓋中國屋製四海一轍北土南鑄俱足禦火他不具論
即以予郡言之凡造屋者以複磚為垣單磚為壁厚磚

為壁薄罅為薦一室之中惟棟樑椽柱是木耳他皆罅也脫或不戒則棟間于牆柱間于壁樑與椽各間于瓦薦凡木火所向甌灰瓦礫皆足以抗之而火不成勢火不成勢則救者可近救者可近則此屋之火不能熱彼屋之木即任其自焚亦不過數間止耳古有云雨衣易漏易之以瓦則不漏今木屋易火易之以罅則不火此非理之至明而事之易曉者乎嘗記予里居竈門失火俗以草代薪原易蔓延且司爨者又稚婢也乃草燼而

屋並無恙則以竈門向屋隅兩面正側皆罇所焦爛者獨椽柱耳蓋罇房之可恃如此

然而習俗相沿其來已久庸人狃于故常而憚于更革即一二有識者或痛思改作稍知求一勞永逸之計而寡不敵衆一室之磚不能抗萬間之木是必藉當事大力留心民瘼以一切之法嚴行之其已成者勿論已但新被災之地則必大張示諭并敕該圖里總勒買罇塊且立喚紹興工匠使另為製造不得因仍舊習私用竹

木違者以非法處之并拆其所造屋則以漸移易庶幾有濟夫開河大工築萬雉而建二十臺城于其間亦豈細役乃前此趙大中丞毅然行之而官不糜費民不騷擾兩河十門臺高而水深至今望之者曰此趙公城泳之者曰此趙公河也苟當事關心深析利害則一矢口間無興作無科歛無徵發期會祇假以威神而澤之被已千秋恩之浹且萬戶矣則亦何憚而不為之

乃阻之者有二說一曰罇貴而竹木賤也夫杭屋外垣

純用土築而舂基埋石畚土葢瓦材費不貲所絕無者
獨罇耳然且日聚多人一唱三嘆邪許聲連連計物值
工價每縱橫尋丈約不下十金有餘若丈牆之罇則空
斗複上丈罇三百塊不穀一金而且土工一工可築數
丈牆其工價裁數分耳以十金之牆而以一金零數分
當之孰貴孰賤若夫壁則單罇側疊尋丈之罇必不敵
尋丈之板之值而苟舍板而用竹則竹木土灰四者齊
用杭州土皆貴賣而削築圯墁諸工並進恐物值工價

未必有歉于罇也夫以一焚而家貲千百盡付爐炭則雖十倍之費猶當痛自祓濯改柯易葉為百年不拔之良策而况工值計較為牆固甚省而為壁亦不費即曰創始實難採辦未給或不能頓集諸物而商估趨利如鶩稍有微贏則其物無脛而至况罇埴瓦片多出之過江之湘湖而嘉湖二府亦有陶窑苟能用之則纂纂四來將見草橋螺螄太平艮山四門外堆埽如丘山物盈則賤豈止易辦而已乎

一曰杭州寸金地闌闌稠密竹木占地少而磚則占地多也是又不然土牆高大者約址占三四尺否亦一二尺磚牆則高大者四五寸否即三四寸也板壁磚壁各以寸為度相去不遠竹壁則用木杙而編竹夾以墁之合須一寸土灰兩面合一寸共二寸磚則以寸厚之塊側累而上但得寸而無加矣然則不占地亦莫磚若也是以被災之地必易磚房然後積漸次第徐圖一轍必使滿城皆磚而後已此固救時良策稍有識者必不以

其言為河漢也然而未災之屋亦當商所以救之之法
大抵杭人多賃屋而居屋非已有即屋中什器亦所值
無幾脫不幸即竄身已耳以故不闕痛癢而間有住已
屋者又往往以因循忽之故救之者一曰徇火令先立
三十家牌以牌中各戶輪流為首每首值十日每日早
晚則值者至各家呼曰請查火俟其家查看一遍答曰
查訖然後至第二家亦如之其法用牌一方橫列三十
家豎列三十日縱橫界之以作格每查訖則于某家格

下某日格中覆以朱圈以為他日火罰之案焉

乃不幸失火則杭城多游手人噪聚乘間名為救火實搶火也今且旂丁甚夥馬蹄一蹴蹋而其地已糜爛矣故救之者二曰斷火巷巷每三十家中合置兩大木先截其街巷之兩頭而橫闕之里總報附近官府官府即差役樹兩牌子兩頭第許內出不許外入者即坐曰搶火許守闕者持大棍撲擊之死傷此地者竟置勿論至于內出者則各給籌一枝驗其運帑或有親鄰請入

運帑者許持籌者引之驗入若有救火革來則預作標識如鹽橋仙林橋各坊義民素有冊籍許標識其坊名書于燈而稱竿以持之并所攜鈎鐮繩索救火械仗次第驗入毋使溷亂此要領也

若其救法則春秋原有備水器蓄水潦諸事而此地皆無所用惟有撒小屋塗大屋六字則最為切當大抵木火難近撲既不能溝澮鮮少澆又必不得惟撒屋為第一良法量其火之大小以定所撒之遠近遠踰若干丈

近踰若干丈須在官者預立程度以一切行之法在必撤毋許阻擋阻擋者以違法論至事畢則一里內保全之家又量其遠近而合錢多寡以償其所撤屋無偏戾焉若遇大屋則以水泥塗之以水衣布幔之杭俗屋大則牆壁高峻可以堵禦否則亦撤之以待更為無失但大屋必屬大家其合錢補償之事可不必耳則三曰撤火屋而救法已無他矣

至于其四則曰嚴火罰從來起火之家名曰火頭其罰

甚重今既設狗令則必查其起火者為何牌何戶誰狗
誰答未狗耶則罪在狗既答而不戒則罪在答雖罪不
致死然必重創之以懲其後來考明季火頭之罰以銀
鐺繫頸游于十門然後從縣解府解道解司至撫院而
止每解衙門必責二十箠以為常誠重之也今罰宜仍
舊與否或不必然然而嚴則必然耳



西河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_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_臣張承恩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十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揭子

奉辭徵檄揭子

月日帖子稱本府上奉寧紹台分巡道憲照布政司來
文凜遵

上諭于康熙十七年月日吏部咨開徵取博學鴻儒以

文詞卓越才藻瑰麗者

召試擢用備顧問著作之選謬註姓名

徵名係原名奇齡

且令

所下縣具文敦請伏讀事理不勝惶汗夫天下不崇實學于今三百年矣帖括一興士之側身進造者率以此為科第之階空疎揣摩習矣不察

今天子實心右學旁求天下博學能文之士以備顧問以克著作倣古制科例隨所薦引

召試擢用此非聰明天亶首出羣物何以得此此雖異

世相聞猶踴躍興起以為難得況身當其時將以親預其盛事而猶趑趄不前自甘窮老必非人情顧事有未可一概論者夫上以名求下以實應自然之理也獎引過情拔十得五依違之識也夫既求博學則苟聰明不如應奉博記不如張安世一覽能通不如楊惲陸倕邢邵夏侯榮皆不可漫應是選而况文章才藻堪備著作誰則如潘陸之榮茂鄒枚之敏麗揚雄司馬相如之閎達賈誼晁錯董仲舒匡衡劉向之昌明博大而况其下

之又下者夫無潘陸馬揚賈董陸倕邢邵應奉夏侯之人而以應其選是罔上也若以為必無是人而任舉一輩以當之則又過自菲薄非所以待天下士也夫堯舜在上夔禹不揚孝武之世難為徐樂今

聖主賢臣嘔喻滿朝弓旌所至吾必以為有超世特達之資殊尤絕蹟之士可以當殿陛之諮諏臨軒之揆策方不惜使者封軺郡縣勸駕而漫蔑及姓是使天下笑無人也豈可也哉昔唐宋制科原有宏詞博學茂才拔

萃諸名而究其所以應之者非疎淺庸劣即荒昧寡學

夫是以重其名而未嘗不惜其實也豈有皇皇

大廷特詔選士而可仍蹈其轍者且夫孔融之論孝章
恐其憂疾韓康之薦隱之俟其毀忘姓貧困之久嘗得
心疾偶經勞瘁間日便發雖曰駑駘下賤苟足使伯樂
一顧可增價十倍然病馬棄野筋骸力耗終無所用姓
草野學究不知進退冒昧辭謝伏望詳察謹此具揭須
至揭者

再辭徵檄揭子

節奉院司道府諸臺憲檄徵取博學鴻儒以文詞卓越才藻瑰麗者列名在按謬註及姓

徵名奇齡

已經扶服辭過

具結復去今蒙駁照該縣原有博學鴻儒速行延請再及姓名檄下之日紙牌木帖疊促經管頓首頓首姓本無學幼時讀賈誼疏數過頗有記憶而旬日忘之家無藏書借讀于邑之有書者後且賣舊所貽書以給衣米即易經左傳漢書楚詞戰國文諸書俱不留一卷間借

讀他史及列代諸有名文集讀一過又不得再三讀其
胸中無學亦已可知若夫才之庸劣則見諸撰述不待
問也今諸臺謬獎及姓不過謂姓平日曾作詩數章雜
文數十首謂可以應

明詔當

昭代盛典夫文無妍醜惟世所好姓文不為世所好其
好姓文者則皆其暱姓者也夫暱姓者不足為據今諸
臺雖未嘗暱姓者而及姓則必有暱姓者為之道之夫

愛憎之言可稽乎儻諸臺謂甦能為文而譏之者謂甦不能何以解之且才藻則實不足也傳云上臣以人事君而漢蓋勳傳謂選賢實所以報國今

聖天子聰明天亶曠覽古今而在廷諸臣則又皆陸澄博覽王彪多識之選日者

明詔所及曾答一在京故人下訊中但及草野倨侮祇堪曳尾已耳尚未嘗以空疎得罪為念近聞

皇上召問精深奧博難于對揚甦生不見兩觀足不納

階陞引首局步業已心惛又加之無學揣腹記憶展轉
潰亂萬一

天顏咫尺奏對失錯此非細故也夫有才不薦猶狐白
而反衣之也薦非其才是驚駘而題之以乘黃也二者
皆非所以報國昔者山濤薦士士無軼才然猶有陸亮
之誤為時所譏呂正獻薦多名士然猶以妄薦常秩為
終身引過何則薦鶚百不容薦鶚一也況乎茂才無行
張勃坐削方正槃辟何武受責其有累舉主匪淺也昔

者韓退之譏博學宏詞試文謂偶一誦之即顏忸怩而心不寧者累月宋楊龜山嘗云宏詞之試近乎以文字自炫者則是昔有是科即有是弊其舉不必當當不必舉已非一日然但論文字得失已耳夫文無可憑退之之忸怩安知非取之者之色喜者也獨是博學極難即歐陽永叔善為文章猶有同時劉攽日調笑其不讀書者諺曰寧薦布棊勿薦盧醫蓋日者布棊休咎未分故雖謬為薦引而譴無所施今之為試文者稍稍類是若

學則如醫者之效疾苟薦一不當其謹立見姓少丁貧困中經流離憂勞過度心嘗怔忡不特長大問學了無可稽即少時記誦明在心凹每當疾發便暗習贅質淡月累日展轉恍惚有似狂人今則病且日作矣周官稱學古入官孫卿有云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且富夫儒術之有裨于國有益于政事如是姓雖不肖豈真無志于國家政事之大而遲暮錮疾上之不能如仲尼之對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次之不能如邢邵讀書積經史

在前限日讀竟而無所或遺下之不能如陳烈先生總
無記性猶能閉戶靜坐自觀其身心終不使疾痛稠襍
之足以漫撓其智慮乃徒以心悸魂擾惛惛翹首之餘
妄膺勸駕是辱國舉也夫既非博學何有鴻儒况鮮才
藻兼多疾病伏乞臺下俯鑒微衷轉文申覆使姓無冒
昧赴舉之嫌諸上臺無舉非其人之辜姓伏床把筆荒
亂無序息喘待命無任狼狽敢再具揭須至揭者

三辭徵檄揭子

日奉縣帖知諸臺檄徵不容病辭且不需府縣執結案
名會請遽行照知此非縣文轉覆所能達意因敢冒昧
頓首直揭臺下凡臺下之所以堅持絞急不肯姓辭者
必以姓之辭為謬漫不可信也夫世亦誠有欲得而故
為辭者且夫下士貢身不如避人躁進之有失反不若
退讓者之有得則辭者或即所以為得之地故薛戎
為李衡所辟三返始應世每稱巧于用讓而姓則不然
姓本汚下依人乞食曾無介行之可以自見又此事雖

奉

明詔旁求若渴然究非山林聘召安車束帛之比即強
顏固辭無所明節且拔茅連茹薦引滿朝旬日之間動
累十百即四輩敦趨仍不過一大科赴試舉子其見擢
與否全未可定忼然就之不為多拂衣去之不為少曹
出曹入何闕進退若以為必辭而後得則與姓同辭者
皆業蒙見許萬一姓同在許中不幾已失然則姓辭之
必無虛假亦可驗矣第姓辭如此轉文如彼然且臺下

必持之如是其急者得毋以姓為果其人耶姓幼受書
義頗閑帖括其在前朝即能以垂髫之年與老師宿儒
爭長膠序然而通不過一經試不越七藝窮年矻矻無
暇他及又且稍為媿情則其所為一經者茫然荒落往
往臨比則第摘其文之可為題者口誦心記是亦苦矣
迄於今猶然漫無所成而在苒連老至若為文則偶效
八家間為序記徒以有類帖括便于勦襲初無博聞彊
記之能繼聖述明之技可以窺遺書于壁中效河汾之

著作乃欲上陳堯禹下引龍禹隨五聚之班記三亡之
篋是欲驅失明者而使之觀策無足者而使之走也夫
幽蘭在谷人有佩衡先施匿形里夕飾色何則專見者
不察也今里中鉅儒未蒙見舉有同舉者反聽辭去

時同

邑來給事以
同舉聽辭

區區一姓好醜誰辨且臺下獎譽喜于溢

實昔龐士元人倫海內每所稱許必令遠過其才而謝
朶推孔閭謂此人聲名未立不嫌過譽凡此皆昔賢愛
才好士勤于長養之意無所或怪第以姓自揣有萬萬

不可應者昔者漢武之世文學濟濟其時之應賢良詔者每舉不下數百然而今所傳者一則江都再則平津其在二人之外聞者漸罕今

朝廷方春趣舉既秋召試計所薦列合不下二三百人乃其間擢用多至十一少不過十一之半則是進者之數遠不及退者之衆然且退之之中其為才與學無一不十倍于姓者况姓又鄙賤無階于

廷其在京邑足蹟所不到在上無布衣之交在下無迴

車却扇之雅或夜光相投庶蒙物色以茲沙磧其誰顧之昔劉穆之為丹陽尹有所薦達不納則不止今再三之瀆非所宜然而姓之孱弱又必有不足當丹陽之薦者則其不必妄為連類也明甚又且貧無資用此地去京師三千里一出入欲如主父偃久留不能如買臣之自將計車以句口食則又老不可得展轉旁皇必至流落夫以專見之賢當過情之獎求之退多進少萬不必一得之遇而又泰山孤竹無所依恃褰衣褰裳難還

本土恐臺下仁愛定不出此况達視其所舉臺下縱不
畏廣陵之罰然舉不得當有累賢達不可不察也夫學
不可以強求病不可以強去凡姓之所以兢兢致辭者
一則無學一則有病無學之人謠車所不臨多病之門
吉士所不顧然且必兢兢如是者誠恐一不見諒則他
日
徵書之下重多違復必有以言之不早為今日罪者倘
必不然則封軺四出捷者先登

朝廷縱愛賢豈真能載此支離偃蹇之物哉聞之漢代
方正之舉有以槃辟雅拜為罪者夫形模過度步武過
嚴尚以為罪豈有抱釁床蓐憧憧擾擾啓手足則拜履
為艱延視聽則聰明未辨體執冰炭心震霆電而可以
趣治行勸車駕告無罪者也要之病于學病于身俱不
可舉縣文病結具在惟藉慈察

公請何孝子崇祀鄉賢揭子

某等謹以公請鄉賢事具揭臺下竊見先朝弘治年間

有蕭山何御史舜賓之子何競因恢復本邑湘湖水利
顯報父讐其孝著于一身其功則在闔邑見今郡縣志
書暨吏館所存先朝實錄彰彰可驗不謂鄉賢一事尚
未舉行查先朝縣志嘉靖三十六年曾經祠祀尚有宗
師畢公知縣魏公先後批詳及諸生里老等執結存在
而其子孫衰微仍就湮沒思得邑有先賢而隱晦不彰
長吏之過也既以彰顯而仍就湮沒生其後者之責也
竊見先王教孝久著禮傳復讐大義已載春秋故齊襄

復九世之讐宣聖不以為非梁悅張瑄為父報讐朱子
綱目特為表出今孝子遺蹟實存志傳先朝朝議原附
獎例即古今孝子集凡一百有六人孝子名氏已紀其
內而鄉賢一事至今未舉何以教孝且天下未有孝子
而不得當于賢名者也又况先王祀典舊有明文以死
勤事則祭于國能捍大患則享于社孝子力復水利父
子身殉在國為死勤之祀在民為捍患之祀竊見時俗
祀事孔增究其所由實無足紀徒以子孫通籍稍膺寵

賚追功上德力有可為或其家本無貴顯第贏金錢一
經請謁便蒙濫冒凡若此等猶且優優洋洋得以無何
有之人生無利于民死無益于國妄自侈大歲時享獻
公然受之而不以為過豈有德闢教化功在人民一邑
萬族日食其利而鄉人尺木反不得預其列者就使其
子孫未衰猶當比戶比族共為請乞況子孫已亡也竊
見臺下任持名教力挈綱紀凡讀書論世闡微發幽既
已見之行事竊以為孝子祀事實闕大典苟有額請宜

不使宏功鉅德久抑地下敢獻孝子事蹟書冊并此執
揭倘得採取芻蕘即賜施行澤及先進教行後起某等
幸甚通邑幸甚頃者

朝廷纂修明史伏見

聖諭煌煌首重孝行太常所載亦尚功德竊聞史館諸
賢已經備搜孝子實蹟闕題立傳惟此崇祀一事將與
國是鄉評共垂不腐為此鄉官士民等連名具揭須至
揭者

請毀私築湖堤揭子

蕭山本澤國而地境易涸因築湘湖以溉九鄉之田其
間開閉有時蓄洩有候刻石則水有尺有寸奏之朝廷
著之律令勒之碑版赫赫如也無如湖豪孫姓者聚族
而居世為湖患在昔元明之間孫吳二氏佔湖為田而
永樂間清之隨有孫全者復行侵佔魏文靖公以尚書
致仕親為恢復越至弘治間孫全吳瓚兩家對湖為婚
姻共起填湖為陶窰之基文靖門人湖廣道御史何公

挺身爭理致孫吳二姓以賄殺御史于路其孝子何競
為父復讎始奏聞朝廷置孫全于辟清出佔田若干坵
地若干畝瓦窰房屋無算敕知縣楊鐸為之勒石此事
載弘治十九年孝宗實錄并府縣志書甚詳然猶怙惡
不悛又有孫肇五者于正德年間復為築堤賴何御史
門人張尚書公再為擴清然後得復如初是一孫姓之
豪佔而歷成化弘治正德三朝之訟經魏張吏工二尚
書暨御史父子以及門生三世死生報復之力始得稍

清然猶御史父子飲恨至今其土豪之為害如此及嘉靖年間孫姓有為中書者忽造跨湖橋于湖中以通孫吳二姓往來彼時鄉官懲御史之禍不敢出言且以此堤當上湖與下湖之中駕言上湖洩水在南下湖洩水在北而橋為界限不甚為害一時聽之實則上湖以淘土陶甃湖窪而浸下湖以葑草壅塞湖淺而礪而橋復為之阻之故至今湫口之水不及石巖九鄉不均未嘗不痛恨于孫氏為橋之為害也今孫氏以淘湖之利合

族巨富而人丁又衆園水築塘種荷蓄魚甚且為陶窯
為佛舍漸漸興佔向時令甲凡湖中之土以黃線為界
而今則為黃為青不可復問此正當籲告伸理大為清
復之際而土豪怙惡不告官不謀衆公然築堤而橫截
之則橫甚矣所賴當事賢明嚴敕正法而奸詭百出以
二姓之族而駕為九鄉以孫氏所造之橋而詐稱先賢
以兩家相通之路而指為通衢以姻婭貨賂并墳墓風
水之豪黨而妄名公舉之衆仍不告縣不謀族公然謀

議以為可行可怪尤甚第九鄉百姓初無公詞祇滂湖水則每一竹簿阻水三寸土坊截水則每一土坊阻水九寸滂湖最磽去水九寸則此鄉絕水沾溉不及故切膚之呼較衆獨先然而衆不繼至者非觀望也以為當事賢明既能救法則雖欲撓撓而可不必也乃不意屢發公議而隸不散帖里不知會陰陽生不到門鄉官不集議繆以已成不毀朦朧姑且之辭諄諄以覆無論此

堤之成為禍不淺而即此行事詭祕神奸百出萬一稍
遂其意則前此跨湖之築祇屬孫姓猶且駕出多人東
支西飾况儼奉批行則自此以後公然官築矣將見種
荷蓄魚之外或圈或佃為房為畝誰得禁之至于勢成
則雖兩尚書之挽回御史父子之身殉寧有效耶國課
安出民命安救以此思之實為寒心况孫吳二姓外實
有不肖黨惡為風水貨賂起見者近聞石巖定山結黨
窺伺陰具畚鍤以幾乘隙其存毀之際關係匪淺倘能

徹底澄清歷查舊志規仿制度一一開復剋其堙塞其
穴毀其所侵之窠與舍凡夫種菱者植芡者堆草者咍
魚者槩行禁絕赦其已往之罪而開以自新之途則去
惡務本極為長便即不然而毀其新築加之以應得之
罪則小創大懲亦足補救如故為輕縱茅靡波委養癰
釀禍邑雖乏賢哲焉可謂魏何之後必無其人因于補
議之餘并為此詞至于應得罪名則前朝天順間早有
邊遠克軍之例且限日勒令修復如踰限不復罪且加

等

詳見湘湖水利志

某揭如右

申請覃封俞太孺人旌表事狀揭子

某年月日紹興府屬鄉官某等敬以山陰縣

覃恩敕封駱母俞太孺人事狀申請題旌具揭臺下竊
惟坤儀效順經授黃裳陰教匡貞史迴霜簡故閨闈足
法西京詳子政之書工德可師東海習茂先之訓况緯
婺不恤而髦特是求在明廷金帛之賜自昔有之即高
門表敕之條於今為烈伏見山陰縣

覃恩敕封駱母俞太孺人者

生員駱元裕之配原任三原縣知縣駱復旦之母

生於華胄克秉淵心長自名門夙嫻禮範少稱博士嘗

賡柳絮之吟譽起尚書不藉葛覃之解是以伏生口授

罔媿朱脣左妹髻年遂彰彤管然而鳳凰既協孔雀是

占

十八于歸以舅姑宜游依之自出

高堂遠宦無容珮悅承歡入廟新

嘉那見羹湯伺色倚渭陽之乘馬偃南園以讀書隴頭

白冀敬至攜鉏廡下梁鴻親為舉案泊乎鮑宣起挽車

之思樂羊成斷機之學

孺人曰大人在京寧忘侍養乎

辭雍歸省勸過

陽城捨養入京戒來歐子於是脫簪就道決意從親歟
衽趨庭始稱有婦雖間關萬里朱顏駢馬足之塵窈窕
三河綠絮藉烏啼之月顧其志存定省望斷長安心念
尊章強投京洛即其婦道之昭豈非君子所罕

以單傳寡嗣預

為內妾正側竝孕各舉一子

爾廼徵蘭燕市燕姑初來饋鯉桑乾桑

弧纔設東方憐三日之生塗山啓四辰之泣

先生遺疾剔臂罔效

痛柏舟之鼓棹褰總帷以垂絲縱復刲股和雷子之糜
解體效貞妃之木猶且晨星自墮於幕中白日不揮於

戈下况翁遭瑞難外補沛中夫倚殯宮獨留京邸

力請于翁

扶櫬還葬

營遠櫬之歸鄉使靈芻之赴壠鬻紉解珥難以言

傳苦志窮神豈可名狀廼先隨徐郡繼返長蘆誓撫孤

兒毅還鄉井收先人之遺業就石池之數椽

潛閉家園課兒力學

紅燈夜半書聲與織韻齊鳴紫燕春回曉夢共朝雲俱

盡控著簪於椎髻繼晷為膏組葛襁於斬裾衣嬰作飾

及兒就外傳漸博交友

孟氏截流黃之錦陶公剡薦席於床以故

過江子弟願識王恬北地賓朋雅知庾信歸月旦於許

子之評定聲名於伯騫之語苟非朔婦之遺孤那得西

平之有子

時先生有弟爭產
孺人付子不較

矧其推財行孝曲合荆花

束縕調爭細全瓜蔓凡居家之謹心皆為人所難受故

義方內著士博五經筆落中書賦成三禮

三原君獻賦
初授司刑尋

改邑

騁金臺之駿馬授仙苑之飛鳧節推新授改例攜

琴

陞見初辭

特恩賜宴池陽道遠王陽猶叱馭來前原上花繁潘岳

喜板輿同載華池之清水可飲太白之孤標是方潯陽

嚴閭教不作封魚京兆有慈親自多平讞

不意科臣與撫臣互計間

有註誤終致昭雪

即或時隣錯節范母起行路之哀究且事至

完珠王孫副倚閭之望是則二十四歲未亡之艱以迄

三十八年育孤之力雖共姜再出遜此畸徽鍾婦在前

讓茲茂範矣伏見臺下士德儀刑人倫坊表俯念此賢

名久著早被榮封苦節堪憐宜旌華閭某等人各有母

不匱是懷友曰顯親登堂均感倘得采輿情於中閭申

茂舉於外臺俾知大節之琬琰無私至德之碑銘可恃
則高旌所被日月同光榮獎攸垂士民皆慶也為此具
揭須至揭者

西河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十一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劄子一

史館劄子

奉總裁先生

劄具日者搜討崇禎朝死事諸臣因實錄闕失長編未成慮其間定多涸滅不傳之人許任意搜討不拘分限題目遂于某月日草得四川成都府郫縣知縣趙嘉煒

死事一傳已經錄史生寫付收掌房奉鑒在按久矣初按嘉煒係敝鄉紹興府山陰縣人原以國子謁選于崇禎十六年授四川成都府郫縣主簿爾時獻賊寇成都次年國變實未審其赴官後作何等也順治之末其子麒尋父于郫郫無一民存相傳為獻賊殺盡而隣之灌縣有都江堰夫向應泰者云嘉煒守堰死于賊其齒髮拋撇不可問矣獨其地在堰傍其子拾出土懷之東歸曾乞某為誌而瘞之先塋之傍當時所據者有董處士

所撰行狀成都府知府冀應熊所撰死事記依其文書
去但怪嘉煒本簿郫而死又在灌且死事年月多不合
及入史館見四川所解新修通志載趙嘉煒係浙江人
由監生于崇禎十七年知郫縣事五月賊陷成都時嘉
煒督修都江水堰賊執之不屈乃投江死遂踊躍為作
傳翻以其子所詢為不實其云知郫縣事則必簿郫後
以寇亂故為行間所授官必有依據不妄故授簿在十
六年而此云十七年知縣事正當遂草死事傳載其知

郫時視堰于灌會寇至巡按劉之渤總兵官劉佳引拒戰不勝謀決都江水灌濠而賊襲水堰因于八月三日死堰間此取通志暨行狀死事記而襍採以成文者今相距匝歲忽有人自成都來道其子麒與作通志者有舊妄以簿為令而其死事所在與月日俱謬因復查新修成都府志原載嘉煒係縣簿守堰而投河以死其狀記所載月日仍參錯不合且或沈于江或射于堰皆不可定竊念崇禎之末記注未備而四川又丁草殺

獻賊殺川

民名
草殺

之後民無子遺任所捏撰無從批駁儻不細為之

稽覈則指白作黑終成誣史因再三研勘凡為令為簿
在郫在灌守堰決堰未可懸揣而寇薄成都在十月四
日成都之破在十月五日若八月三日則賊在重慶未
入成都之際向于誌銘中亦疑及之而近核諸書究竟
未合因先為檢舉請駁原傳以存疑闕至若死事諸官
不問高庫簿苟能死何必縣令或當予以傳略改成文
具善長之意或但從闕疑暫懸其事以俟再考總藉裁

酌月日

奉史館總裁劄子

月日在假纂修官某劄奉史館總裁老先生

即中堂張先生閣

下某以不材承乏史事曾經分題起草為紀傳大小二百餘篇自啟禎以前凡已經闔擬草本無不一一完繳在按獨是先贈公樞舍曾為亡伯兄教諭仁和時障土江許未返東浙遂于康熙乙丑冬援遷葬之例乞假在籍每思事竣還館而雙足痺發跪居偃蹇恐未能隨侍

班次遂勾地方官轉文到部延療里閑者迄今又三年
矣日蒙

皇上巡浙躬告禹穴先遣侍衛馳問某西陵渡口踰日
回

駕復面承慰問道傍犬馬搖尾戀戀即思強起殘廢一
策駑鈍而旋立旋仆扶服未決因思史事垂竣中間實
有不愜于心思一湔滌而未能者誠恐還館無期一旦
溘死朝露賫志未達抱此終疚敢伏床誣次遠奉閣下

竊某初間闔分傳題在引正之間爾時分得正德年大學士梁儲一題私心自喜以為曾讀通紀藏書諸野史每愛其風采駿烈不媿不激善為規諷以引君子道明代大臣必儲稱首因列其草制齒劍沮居守斥護衛四大事以為柱櫬而次求其備不意遍查史歲按之實錄暨一切記載則知此四大事者悉屬亡是且不惟亡是而往往反是如疏居守反曰沮居守復護衛反曰斥護衛者爾時踟躕再四即欲不為立傳但當于帝紀一存

其名然細考其人則曾于作會典時不附逆瑾遷邊軍時不附江彬其在政府亦每有疏諫多所補救此原非黨濠倚宦與陸完等可以比似因仍為立傳略載實事起草付抄已上之總裁而不謂其說之不盡白也一則上此文時未經叅駁無容立辨一則此時以道學一傳齟齬未定遂置諸傳于不問一則總裁去就如傳舍然其文之得失可否竟無從考訊猶憶某在史館施侍講閏章謂某何以草梁儲傳與舊史乖反某曰所乖反者

野史非舊史也曰有說則可曰夫豈無說而謾為之乎
曰雖然當有以說之次日朱檢討彝尊詢某于午門班
次曰梁儲為秦府請地草敕一事此大事也聞君作傳
乃竟削之而不書何居曰某敢削儲事哉顧儲實無此
事即此事故有之顧在嘉靖三年武宗大行梁儲去位
之後而以為儲事究乎曰有是哉不當慎耶雖然盍辨
諸迄于今相距八九年實不知是傳之取舍何等也特
念千秋信史所貴核實故曰不遺善不諱惡又曰勸善

懲惡比之賞罰況老先生以左董自視每見考析同異
剖決疑似其謹聞見而較豪末不遺餘力萬一狃于前
文因循怙改不則好言長厚下筆毋苛刻毋毀成說又
不則謂此傳生色恐去此則史文減觀不如留此為傳
述之美凡此依違姑且調停之說其于史皆有害因條
列四事而妄為辨釋如左伏惟主鑒

據野史載儲草制一事在正德十二年云秦王惟焯奏
請潼關以西鳳翔以東諸河壩牧馬地謂高皇帝時原

以賜臣先王棧者江彬錢寧張銳皆受王賂為求上上
意許之兵部科道執奏不得上震怒促草敕廷和冕稱
疾儲曰如皆引疾若國事何遂承命上制草曰昔太祖
高皇帝著令無得益藩王地非吝也藩王地廣則士馬
衆多士馬衆多則奸人相蠱誘不利于宗社今以王請
之勤朕念親親不忍拒姑以畀于王王得地後宜益謹
侯度毋多養士馬毋收聚奸人以聽其蠱誘是將不利
于宗社不有高皇帝訓當此之時朕雖欲念親親不能

已王其慎之上覽制大驚曰若是其可虞耶亟已之遂
抑勿與其載在通紀列卿錄梁儲本傳以及名山藏李
氏藏書諸書甚詳雖語詞不一而大略相等嘗怪大政
記不載其事且編年年月則又各參錯不合及細考實
錄則由正德十二年間前後推查以迄于徧竝無秦王
請地之事夫藩府請地予奪必書如晉府請屯田徽王
請莊地類明明可按况此時當寧藩請復護衛之際闕
繫匪小豈有已經兵部科道盈庭執奏中堂草制宸斷

獨止之一大事而實錄不踊躍全載之者及窮究其事則其事在嘉靖三年實錄中有云先是秦王惟焯奏始祖分封之國欽蒙太祖高皇帝敕賜潼關西鳳翔東汧河灘地牧馬高原山坡牧羊今被豪民劉仲玉等占種已而仲玉等亦奏祖額徵糧民地被奸人捏作荒閒投獻秦府俱下戶部議移撫按查勘原賜牧地已有河灘今秦府實欲侵奪民地乃反稱舊賜夫潼關西鳳翔東渭河兩岸有華陰岐山等一十七州縣如王所奏近河

牧馬近山牧羊則一十七州縣之地盡屬秦府矣而可
乎上曰已之此實錄文也則是野史所載儲事正竊借
此事而影射以成文者其云秦王惟焯即秦王惟焯也
其云始祖分封之國即先王棧也其云欽蒙太祖高皇
帝敕賜即在高皇帝時所原賜也其云潼關西鳳翔東
即潼關以西鳳翔以東也其云汧河灘地牧馬即諸河
壩牧馬地也其云兵部科道執奏即下戶部議移撫按
查勘也其云已之即上曰亟已之也祇以嘉靖之事而

移之正德以居民所爭中外大臣所勘之事而移之梁
儲為不可解耳向使嘉靖一事正德又一事則嘉靖既
載正德何以不載向使正德既請嘉靖又復請則撫按
勘語且書閣臣救語何以不書且據書儲事在正德十
二年雖其年非實錄然自十二年至嘉靖三年其間相
距不遠不過七八年已耳既有前事則互訐之詞查勘
之文縱使史官失記而公府詞頭部司卷額必不盡失
豈有彼此援據絕不引及以為成案反遠述高皇分封

之詔近遺大行特止之敕世無是理大抵請地只一事
嘉靖之請即正德之請正德未勘至嘉靖始勘蓋明季
判事遲緩每有延之數年暨數十年者秦王之請在正
德之末撫按之勘在嘉靖之初則記此去彼書法如是
觀實錄開語即云先此則其請非嘉靖年間公然可知
大抵彬寧暗持公斷不決遂遷延時日而至是始判而
黨諸者欲移為諸事以為請在正德可以假借而不虞
不與之判實錄直書之嘉靖年耳嘗考儲生平他無大

過惟復護衛請居守二事頗干公議而當時為諸傳為
通紀諸君如霍韜陳建等皆嶺南人同鄉未免袒而
韜與楊廷和則又以議禮齟齬似欲抑廷和以揚儲故
造為草制草敕阻居守斥護衛四大事以張之其造草
制事正以文復護衛之失而不知國史具在欲蓋彌彰
者若其阻居守則儼然有請立儲一疏載實錄中此與
勸草敕而曰爭草敕復護衛而曰斥護衛正同而好事
之徒尚欲徇成說以怙悛改以為其事生色不忍割去

夫煌煌信史而但取文飾曰生色真不解也

據野史載儲伏劍一事在正德十三年云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巡邊下內閣草敕甚亟廷和稱疾獨促儲上坐左順門待之儲固不草名詰之對曰敕者君所以賜臣陛下為君乃自卑而列于臣臣反草敕得以臣而名其君是逆也臣是以不敢上怒手劍立曰不草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請曰臣即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敕他日覺而怒曰臣儲無禮臣名

君顯戮臣罪不可赦上擲劍起遂不令草敕是行也儲
即家召客出歸對客殊不言齒劍事按實錄十三年七
月八日帝將幸宣大令太監蕭敬傳旨趣草特命總督
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敕是日復召內閣大臣
及九卿科道官至左順門諭意衆皆泣諫不納則是草
敕一事其在左順之召不止內閣凡九卿科道諸官咸
在固未嘗獨促儲也且衆皆泣諫則凡九卿科道諸官
無一不諫儲亦止在泣諫中又未得獨伏地請齒劍也

若其云鎮國公救則在後此宣大回時實錄載救進威
武大將軍公爵名鎮國公且賞楊廷和蔣冕毛紀等以
為運籌定議協力成功賞銀伍十兩紵絲兩表裏廕一
子錦衣衛世襲正千戶廷和等疏諫不納是廷和亦在
諫中而曰廷和引疾則不曉總兵之救與鎮國之救是
各一時耳至于廷和引疾實錄無考惟廷和視草錄則
云七月八日召文武百官集左順門校尉十數輩至家
宣喚立作數往返且云即有疾亦當往驗終不應則是

廷和引疾其語不謬但錄又云命內閣即門上草敕厚
菴免冠辭礪菴助之至晚乃出則是儲先免冠而冕即
繼之泣諫者滿朝之事草敕者閣臣之事故二臣獨免
冠其先以儲者則廷和在告次即儲耳免冠非解衣泣
諫非伏鎖二閣臣與衆朝臣俱在非獨促儲此時屢諫
不納故次日諸司禮及近侍三四人復至閣趣草敕非
不令草敕若其云帝手劍則荒唐極矣但儲既泣諫既
與冕免冠辭草敕次日復爭之于閣則據事直書亦何

不可而必捏作此烏有之事此是何故及反覆窮究則
儲初亦錚錚持不可至揮戈難挽後亦姑與為依回此
雖不足為大戾而愛之者必諱之觀視草錄又云十四
年正月批馮清奏捷本內亦令作獎厲威武大將軍語
廷和不肯散本官張銳力强之不得儲反受其本强廷
和且云每日文書房散本官送來尚收之我送本反不
收耶廷和笑云惟公非散本官故不收仍從儲手中取
之還銳去及南征時又令草威武大將軍敕廷和又不

肯而儲強之曰只寫敕與鎮巡也罷此閣中鑠屑實錄
不載而視草錄則顯然行之于世然且其言有據世不
敢以其言為非而于是謾為此事以飾之而不知捏造
之不可也捏造則何不可造也捏造非史也

高岱鴻猷錄亦載儲爭草敕事憲章錄形容尤苦王氏
史料俱駁之且謂廷和以回話薦劉春事出閣他日遂
有寫敕進者此寧非梁公耶又云大抵方霍嶺南諸公
持論多左袒而不察者遂附和成說真誣史也其辨甚

確但諸書所誣伏劍事指十三年帝幸宣大時事而史料所駁廷和以薦春回話出閣則在十五年南征時事不足以伏其說大抵數次草敕皆屬其人祇此十三年七月八日帝幸宣大之敕既免冠辭又爭之于閣似乎斷非儲草然亦不得不屬儲者是日左順之諫既書不納則已不容不草矣次日復至閣趣草爾時廷和既引疾毛紀久在告惟儲冕二人在左順免冠泣諫至晚才出而次日冕發疾疾亦註門籍惟儲在閣司禮諸監及

內侍羣閹至閣中逼草而儲獨爭之不得夫曰不得則已草之矣曰獨爭之不得則惟儲草之他無與矣故九日草敕而十三日帝即行則以草敕之人而反曰爭草敕夫誰欺之况後此草敕者皆其人耶

據野史所載阻立儲一事云禮部尚書李遜等廷議建儲居守朱寧陰受濠賂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各有所主儲厲聲沮之曰奸人之謀足聽耶上春秋鼎盛何患無子召外藩子萬一有他吾輩

斧鑕矣遂寢按此事實錄不載而憲章錄名山藏諸書載之甚詳史料極辨其無有至詆為三家子弟文飾之說其言甚確第史料云朱寧張銳或詐寧邸賂而江彬則絕無之乃黃佐所為儲傳反獨稱江彬而不及寧銳是同一小人或有或無不必深辨第儲有必不可欺謾以罔世者查實錄十一年三月儲疏以儲嗣未定請擇宗藩近屬之賢者置之左右以豫為根本之計略云陛下樹子未定宮坊尚虛宜早擇宗藩以克甲觀夫儲嗣

者天下之根本而親賢者朝廷之屏翰也親賢可入侍則宗社有憑而覲覲以息縱曰聖躬錫祚主鬯自在然盤維屬籍在所不廢則夫裕萬年之傳而慰四海之望宜莫先此不報則是勸立儲者儲也親為疏草創之于先而反曰召外藩子萬一有他則自訛自駁豈有此理惟勸立儲反為沮立儲之說以蔽之以為可以掩衆人之口翳天下之目而不知手疏之昭昭在實錄中也然則為此者亦苦矣

據野史所載復護衛一事云世宗入嗣言官連疏劾儲黨逆濠復濠所請護衛屯田請召置獄正罪儲曰予惟致仕而已終不辨人曰是將罪公終不辨攻詆者縷縷儲亦不校遂致仕歸久之乃知與護衛者非儲實廷和當制所為乃正德九年二月十九日也按實錄正德九年四月初四日復寧府原革護衛及屯田初寧府護衛天順間以寧靖王不法改為南昌左衛隸江西都司宸濠曾賄瑾矯詔復之瑾誅科道力言改正至是濠復上

請費宏執不可而尚書陸完受濠賂遂准與之初五日
給事高蒞御史汪賜等奏護衛不可復天下諸藩草護
衛非止寧府將來比例何以處之况寧府不法已見副
使胡世寧疏縱本有護衛亦宜革去况可復乎下議不
覆至初七日南給事徐文溥又以不覆為言旨云復護
衛屯田已有成命文溥妄言瀆奏本當究治姑貫之十
三日陸完覆奏反謂科道論奏亦先事深慮乞俯從羣
議旨謂護衛及屯田業已斷給矣毋復奏擾六月初一

日濠請鑄護衛并經歷鎮撫司及千百戶所印凡五十
有八詔予之此復護衛屯田之始末也歷據實錄則當
時爭之者費宏予之者陸完而不言票之者何人但票
旨在閣則在閣之臣自廷和儲以至蔣冕毛紀均有之
所超然物論者獨費宏耳乃當時言官所論不在廷和
并不在冕紀而專專劾儲則豈票之者真儲耶若在廷
和則儲何難置喙而曰終不辨人以陸完視儲而儲肯
不辨則竟以陸完自居矣且言官已請置法而儲之不

辨者反曰吾致仕而已萬一可言官之奏而竟置之法則安從致仕若果屬廷和則黨濠大事也不惟言官不肯舍廷和而劾儲即舉朝亦不肯也不惟舉朝不肯即冕紀與宏亦不肯也此是何事同在閣為之而使一人受劾去豈為人情不辨黨濠較之不言齒劍事相去甚遠而欲以謹厚緘重之說前後文飾則其所以文之者正其所以實之者也且二月十九日此時逆濠尚未請也濠之上請在夏四月四日科道之參奏在五日南給

事之劾覆奏在七日陸完之覆奏在十三日濠之請鑄印在六月一日而謂二月十九日廷和票旨則焉有濠未上請而閣先票旨之理故廷和自記有云寧府復護衛屯田予與費鵠湖極力諫止時權倖有賂主其事者竟得請去後謀為不軌予與敬所礪菴請遣官賫敕往諭獻還護衛亦無及矣忌予者謂寧府本不反因削護衛故反何耶其云與費宏極力諫止吾不敢信若其與毛紀蔣冕敕還護衛則實錄有之正德十四年五月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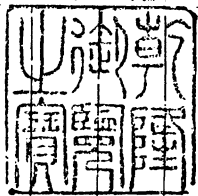
和用蕭淮奏遂議削寧王護衛并屯田令獻還舊敕使
至淮而濠已反則是廷和方削護衛而必以票復護衛
之旨歸之廷和原屬疑案況其所與削護衛者但云蔣
冕毛紀而竝不及儲豈廷和當時亦有致疑于儲者在
耶若史料辨雙溪雜記謂大璫獨請廷和入票旨以為
讎口固屬快論但此不必為廷和辨祇就當日情事究
之請者逆濠主者大璫爭者費宏予者陸完票之者廷
和儲冕紀等而言者之効之者惟儲則瞭然耳

右四事據聞據見未敢曲諱考辨未的尚藉駁正第其人則實有可傳者去此四事儘堪摭記則又何必回護此四事矣如正德改元儲以翰林學士進少詹事遷吏部侍郎因充纂修會典副總裁官已轉左陞本部尚書而以不附瑾摘會典紕繆降右侍郎及瑾誅而後枚卜此大節也其在政府則帝每微行儲必疏諫時大起營建內官監請興太素殿及天鵝房船塢諸工儲力請停止上惑于邊將江彬欲調邊軍入京而以京軍補邊儲

固執不可至太監劉允使烏思藏賫送番供議倣永樂宣德年差鄧成侯顯舊例統錦衣衛官一百三十三員應付廩給口糧馬匹車輛船隻及過番物件動支長蘆兩淮鹽課七萬餘引儲疏諫反覆繼以危詞雖言不見納然意亦慊矣至宣大之辛七疏聯入南征隨侍繼以入奏其在十四年冬帝駐留都預遣魏彬傳諭將以明年正月即南京行郊祀禮蓋欲偕卜郊以緩振旅也儲疏諫忤切帝凡三諭儲三疏上遂寢其事今錄其首疏

略載于此疏曰南北郊儀不同即以配位論南則仁祖
為配而太祖次之北則太祖為配而太宗次之夫仁祖
配位係太祖躬自奉安太祖配位係太宗躬自奉安今
欲移北而南之則將以二祖一宗并配位乎抑亦遷仁
祖于北而奉太宗于南乎臣聞國君遷都然後移祀此
皆不得已之甚者今忽議移祀意涉不祥况郊禮甚嚴
即帝牛之養必三月滌今其期未有及也且大祀齋戒
首戒刑喪况兵尤刑之大者今興兵討逆尚未班師而

欲乘兵凶以行大禮臣未見其可也若欲妄議增損則祖宗成法列在三重是必裒集衆論諭告多方夫然後著信從而昭法則而欲以倉皇搜討則又誰敢云云則欲搜其實事以為傳未嘗闕也某自幼失學拘牽文義今又病廢漸多徧見即有猥瑣思一宛轉通達而未經面命無由決釋祇曾抱宿習竊以為文章重事必不宜順情隨俗聽其姑且因不識進退冒昧具劄以白裁擇須至劄者



西河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

卷十二
四至

詳校官編修_臣曹城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_臣金學詩

謄錄監生_臣張同巽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十二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劄子

又奉史館總裁劄子

月日在假纂修官某劄奉史館總裁老先生

即中堂張先生閣

下某幼攻八比自十五為諸生後稍習經史即遭逢

鼎革之際其于前代掌故並未窺見然在崇禎十七年

避兵南山竊聞先仲氏錫齡與客論嘉靖年興獻禮議
嘆曰國朝養士數百年尊之專之非習八比即目為他
途抑勿令進乃究無一讀書者即明明典禮見在六經
雖朝堂數語可以立決而乃瞪目張口東嚙西齧驀若
狂發甚至闕三市撼九廟號呼震天地使祖宗社稷皆
為不安以致帝主憤激漸相決裂議禮之儒一變而為
權奸諂諛專制國柄以幾至于壞試問當時執政者所
讀何書而遽令至此某嘗聞其言而記之及康熙丙午

老先生典試浙江曾疏明代禮議諸大事以策秀才時
某避讐江淮間未之聞也暨承乏史館闕題再四又不
及嘉靖年事雖曾以此諮之同館官皆齟齬不接一聞
而罷今請假有年並不知館議是否判在何等第思此
禮頗大前既貿貿百餘年今當裁定儻不於此時有所
論說則在老先生自有主見確不可易而史官多人萬
一有左右袒者重起爭執將自宋明以來貽誤至今者
而今復以此貽誤後世苟有識者起而正之前則已矣

其以我輩為何如人因復于扶病之頃伏牀疏次以詔
取舍惟老先生材擇焉據實錄武宗無子遺詔召興獻
王子入繼大統是年即命議入繼典禮主之者大學士
楊廷和也廷和據宋英宗故事謂英宗以濮王之子入
繼仁宗司馬光程頤輩議英宗稱仁宗為皇父稱濮王
為皇叔父此已事也今祭告上箋亦當稱孝宗為皇父
興獻王為皇叔父而進士張璁非之謂繼統與繼嗣不
同英宗為仁宗預立之子養之宮中今皇上從安陸來

繼武宗為君未嘗繼孝宗為子也當是時有先從祖雲
南布政使毛紹元者將疏爭之其稿有云先皇帝彌留
遺詔徵皇上為後而為之後者甫陟大位先皇帝之詔
尚未寒也先皇帝之廟祀尚未奉主鬯而諦所親也且
尚未改元先皇帝之教令猶得行于京國及四海也乃
以隔世之孝宗而忽議立後以即世之先宗而反奪其
為後者而後前代則將置武廟一世何地及見璉疏曰
得之矣遂廢置不上則是璉所言在當時亦有知其為

近理者而惜其人仍不學雖主客交辨此伸彼絀而此無所據反不如彼之得據司馬程氏臆說之猶可藉口夫是以漫天是否雖易世而仍未決也夫禮無易倫之稱也惟為人君者則雖無易倫之稱而翻有易分之稱其無易倫之稱者何也商以前不可考矣周制序昭穆使工史書之謂之世次則自始祖以下高曾祖禰伯叔兄弟幼子童孫皆一定不易一準生倫之所序而稱名之其在傳所稱文之昭武之穆太王之昭王季之穆者

雖自后稷公劉至春秋之世猶可按次而稱之故武王
誥康叔為司寇以武王為兄康叔為弟則曰朕其弟文
王為父康叔為子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是也此世次
也國語所云工史書世者書此世也其為易分之稱者
何也夫君之於臣也以分也不以倫也以倫則兄長于
弟世父從父皆長于從子而一為君臣則并其倫次而
盡略之故雖伯叔兄弟稱名不改而一當有事則概易
而稱之為臣惟繼位亦然當高曾祖禰按世相禪則皇

祖皇考準倫而稱名並可不易而苟不幸而位次稍移如平王之于桓王以祖傳孫也匡王之于定王則以兄嬪弟也又不幸而位次踰越如孝之繼懿以從父而繼從子夷之繼孝以從孫而繼從祖則當孝王祭廟時其禰廟姪也祖廟兄也將告禰而稱王姪乎曰不可此先王也先王君也君不可稱姪也抑將告祖廟而稱王兄乎曰不可此列祖也列祖者新宗之父也新宗之父祖父也祖父又何可稱兄也况儼告禰廟當盡禰禮顯祭

祖廟宜備祖物推之而孫之繼祖弟之繼兄皆然于是
宗祝有司其書昭穆者限之以廟次之稱夫高曾祖禰
其廟一定乃以一定之廟納之以不定之人而概以一
定之名稱之假使以卑幼而繼尊長耶則尊亦從卑平
之為禰是也平王太子洩父死而桓王以孫繼之是禰
祖也然而不得已也以無子故也若衛輒有父而繼靈
公則謂之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以尚有父也尚有父則
祖可勿禰也假使以尊長而繼卑幼耶則卑亦從尊魯

閔公之為祖是也魯閔以弟先立而僖兄繼之則閔弟
為祖僖兄為禰若必先兄而後弟則在左傳謂之逆而
在公羊別傳直謂之叛以先禰而後祖也此易分之稱
名也國語所云宗祝書昭穆者則書此廟次之昭穆也
今為禮議者如以倫稱則興獻父也武宗兄也孝宗者
皇伯父也不可易也如以分稱則興獻父也仍不易也
興獻而叔父則臣矣子不可臣父此總所已言者也至
于孝宗則雖稱伯父而有祖之分總以為宜稱皇伯考

則又臣孝宗矣璵第知子不可臣父而不識後王之不可以臣先王此說之所以不得伸也若以為父則世宗有云父母可移易乎此于古禮實無據也且何必然也夫世宗入繼者武宗也毋論英宗稱仁宗為父實壞典禮非先王之制與夫子春秋及古經周官並相乖反而即其繼武宗而父孝宗大不可解得無孝哀之入曾父孝元英宗之繼曾父真宗乎雖明代廟制同堂異室與三古稍異而要之東西相向其西第四室禰廟為武宗

東第四室祖廟即孝宗也孝宗在祖廟而奉祠祭告以父稱之是降祖為禰也是大逆也若夫武宗則于倫為兄而于分為父夫以兄繼弟而目為父子不無太過然春秋實有之春秋以僖兄而繼閔弟如以倫言即非夏父弗忌誰不曰兄宜先而弟宜後而宗有司之據禮而爭者有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直以弟為父以兄為子此豈真宗祝喪心不識典禮而故漫為此逆倫叛紀之諛詞也哉誠以閔弟君也僖兄曾北面而事之矣

是臣子也臣即子也杜預曰臣繼君猶子繼父也閔弟
禰也僖兄曾奉鬯而事禰矣是考閔也考即父也何休
曰閔于文猶祖以閔于僖猶考也故自父子之言出而
弗之者即謂之逆夫子之譏臧孫辰是也臧孫之不知
縱逆祀也從之者即謂之順夫子之書從祀先公是也
定之八年易閔僖之祀而反其位稱為從祀從祀者順
祀也是以公羊有云為人後者為之子夫為人後者豈
一如近代無學所云易父而繼之者哉亦正以重位相

繼禮稱為後故曰為之子以不必其子而為之子也今武宗在位一十六年而世宗以正德二年生于興國則已一十五年也以一十五年之臣弟而入繼一十五年之君兄其為臣為子亦復何言夫國君傳重傳此大事向亦惟大事乏人故徵及王國之子使之主鬯今一旦新君即位方將有事于新宗之廟而問其所秉鬯者非為後之子而諸王之弟則支庶也支庶可奉祀乎夫稱武宗為皇兄則臣先王也臣先王逆也稱世宗為皇弟

則支庶君也支庶君亦逆也故先仲氏曰世有不易之稱父子是也舜繼堯後虞書稱父頑母嚚禹繼舜後史記稱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其不易之稱與君臣同古稱三綱以夫婦亦然也有必易之稱皇伯考皇兄是也太甲繼外丙仲壬而其祠丙壬皆不稱叔父而稱先王漢宣繼昭帝光武繼平帝而其祀昭平並不稱皇叔祖皇姪孫而但稱孝昭皇帝孝平皇帝則以伯叔兄弟皆生倫之稱而非其稱也

明代信王稱熹宗皇兄雖是私稱然亦明儒不識禮故有

此而至若廟號則可易而仍不必易世果以為桓王禰

祖改祖稱父僖公禰弟改兄稱子哉夫土無二王人無
二父大君教孝又何可以二本之說昭示天下而生父
如此廟禰又如彼自古迄今仍並行而不悖者此無他
父子有明稱而廟之稱禰則但以禮陰行之而未嘗顯
然稱名于其間也是以承事宗廟古稱先王今但稱某
宗某皇帝而不稱某考其所承事者古稱孝孫曾孫今
但稱孝子皇帝某而不稱臣

此係明洪武
年所著令

蓋子不必對

父稱而其義自備猶之孫不必對祖稱曾孫不必對曾祖稱而其禮自該故世宗入繼則武宗無子而有子亦不必繼為子且稱為子而為人後者自為之子則本諸六經考諸三禮質諸夫子之春秋并証之兩漢之近古者而直斷之曰世宗于興獻父子也于孝宗則列祖與後王也于武宗先君嗣君也豈非確然無疑者與且夫古經無所謂繼嗣也廷和不識古無繼嗣之例而誤舉後世之繼嗣者以為之據璵亦止知繼嗣與繼統不同

而并不知古人之並無繼嗣因主客反覆而仍不能解殊不知古先王立後之說非繼絕也先王所最重者惟喪與祭以為喪與祭之不可以無所主也故凡無主者則為立後以主之初分嫡庶以嫡子主祭所謂成父後是也無嫡則以支庶入主之所謂庶子為父後是也有子者亦云為後則為後非繼絕矣故支庶不祭非不祭也不主祭也及又無支庶則然後擇所應後者而使之主宗廟之祀所謂為之後又曰為人後者是也惟喪亦然喪大記云喪有

無後無主謂喪原有無後者然雖無後亦必使立後以主其事此則立後之本意也然而有不同者惟天子諸侯及世卿大夫則為之後而初為大夫與士與庶則皆不與焉苟無後則聽之雖貴貴乎然其說則仍以親親之誼行乎其間豈果謂天子諸侯勢位尊顯故絕則繼之士庶微賤一任其卒斬而不之顧哉以為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百世不遷故百世不可絕而士庶一祭而已一祭則雖有後者亦且一主不再主而

況儼然無後者乎故自天子諸侯世大夫外惟天子之弟諸侯之弟另為立宗者則其祀亦百世不遷亦百世必不可絕萬一無子亦必立後以繼之儀禮所云大宗不可絕是也若大宗諸弟分立小宗則五世一遷絕即不續何休所云小宗可絕是也是凡為後者無非為主祀之故故適子不為後以適子自有祀也庶子不祭無後者無後則祭于宗子之家以宗子主祀庶子不主祀也故春秋大夫其云為後者則皆以主祀之說行之而

不以爵位為辭論語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于魯左傳
鄭厲公云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公羊傳季友酖叔牙
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飲此則無後于魯國是曷嘗
無子而求為後哉踞邑授采皆為親親則勢位之見泯
根本之計深而干預爭執之意氣可以不作故夫子矍
相之射有云與為人後者斥勿使進與者預也正指夫
為人後者必不使干進之徒可從此與之而得為利也
至于主喪則君卿大夫仍得為後而初為大夫與士庶

則暫置而即去之雜記云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士也
不可為大夫主喪使大夫之子主之而大夫無子則為
置後所謂置後者謂請他大夫之子暫為喪主而喪畢
即輟非如君卿世大夫之得以長有後也然則為後之
為法其嚴如此是以三代之制君卿為後士庶不為後
而即其為後亦必待既死而後繼之中庸曰繼絕世並
無未絕預繼如今所云者彼禮稱繼父皆出母之父非
嗣父也自漢後禮亡孝成創預立之說迎定陶恭王之

子養之宮中雖未嘗如宋人議禮改稱父子而事屬創見此不過趙后淫虐伏殺帝嗣于宮中懼其禍發而帝舅王氏復思陰結後帝為久長計因創為此說實則全非古法故議郎耿育引泰伯讓文為言已擬非其倫而高昌侯董宏謂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華陽夫人子之引以為據則夏氏華陽同為秦孝文夫人此如戴嬌生衛桓而莊姜以為己子又如明莊烈皇帝生于劉太后而為李選侍所養非其比也故人主立儲不在遲早必

欲引漢哀預立故事以為金科則早爭國本亦復何過而爭之不已即漸流朋黨而趨于敗亡蓋天下無可恃之法而有可恃之人宋亦惟仁宗英宗兩俱令主故其說可行而假使武宗前此早令立儲則彬寧主之逆濠奸之禍敗立至是以司香太廟為正德年一大危事而及其大漸迎立則雖彬寧尚在側而無可為患猶之熹廟無嗣未嘗預定而信王受顧即忠賢至橫亦且俯首聽之而無如之何則是預立不必得而不預不必失有

如是也今武宗顧命幸不如英宗預立來舉朝之爭然亦當一考古典倣正而不體之例取武宗從子輩可以為武宗後者憲宗十皇子豈乏王孫而乃議迎興國棄置武宗于何有然且曰兄終弟及夫兄終弟及謂夫孝宗之子武宗之弟繼兄而立禮所謂體而不正前所云庶子為父後者是也蓋適子為正體庶子則體而不正以為皆先君一體而非其正也漢孝文之繼孝惠明莊烈之繼熹宗皆是也若諸宗入繼則正而不體謂先君

既絕然後取前王諸孫之適子繼之為後是適固為正而非先君之所生即非其體漢孝宣之繼孝昭平帝之繼哀帝皆是也今以正而不體之王孫而以當體而不正之庶子可謂禮乎乃既已誤立又復誤據夫今所議立雖非兄終弟及之條然亦可以當諸宗入繼之例如前所云為人後者為之子世宗自有父興獻是也然武宗非無子新君是也乃不幸而當時議禮者並鮮學問而其所引以為據則又並無一通經之人今之所執為

爭柄者不曰漢師丹則曰宋司馬夫漢宋未嘗誤立也
特預立耳即漢師丹亦未嘗建預立之策也特出議以
抑定陶耳然而丹舉茂才實係陋學當哀帝欲為父定
陶王立廟京師本屬正禮而丹援經以止之其所援以
止之者謂儀禮特重大宗為特重天子之祀義不得復
奉定陶共王之祭此實誤讀古經大乖典禮而郎中令
冷褒黃門郎段熲等亦皆無學而聽之以致濮王禮議
王珪呂誨輩皆曰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

大宗即歐陽修曾鞏為宋名儒且顯與司馬光王珪為難而其所為議亦曰天子承大宗之重又曰諸侯以別子為大宗天子以禘所自出為大宗致廷和父子亦曰皇上入繼大宗即不得復顧小宗其附之者亦皆曰以臣並君亂天下之分以小宗並大宗壞天下之統一誤再誤千載夢夢夫天子諸侯何嘗有宗正惟天子諸侯祇一祖一宗而宗與族絕故另立大小二宗以與天子諸侯相分別某向所謂皇兄皇伯考皆不得稱之于武

宗與孝宗者正宗法也夫大宗者天子諸侯之弟也先王以為天子至尊不得與同姓兄弟相為族屬故凡立一君則必析其君之弟使之自為長幼而不得親君故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謂諸王同姓必私從大小二宗合其族屬而君無與焉故又曰族人不敵以其戚戚君戚者親也謂不得親君也蓋天子之弟必為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諸侯之弟必為大夫大夫不敢祖諸侯惟不敢祖則于是自立為祖而繼之為宗故禮曰別子

為祖繼別為宗別子者人君之弟之名也別者分也所以分于人君也穀梁傳曰燕者周之分子也宗者大宗也大宗百世不遷者也惟百世不遷故不可絕前所謂為人後者後大宗此其証也至于宗子之子與宗子之弟又為分析則又立長以統之名為小宗小宗五世而一遷五世可絕前所謂小宗可絕者此又其証也然則大宗小宗與天子諸侯何與即曰諸侯亦有為天子宗者如周公為武王母弟立為大宗孟子左傳皆稱魯國

為宗國是也若然則興獻為孝宗弟正屬大宗謂世宗
無宗不當降而祀大宗則可謂世宗大宗不當降而祀
小宗則不可況王者得祭所出而大宗與庶子繼王亦
皆祭所出故大傳與小記皆三者連類言之今欲據宗
法而反使入繼之王竟不得祭所自出此何宗法也且
丹既無學兼亦無術班固有云哀帝尊定陶其意有在
當帝少在王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內常邑邑
自即位之後多欲有所匡正故尊恭王揚丁傅以奪王

太后之權班氏史官其言必重有所本而丹乃為莽所親因受莽意指遂與莽重抑定陶力裁丁傅名為摧外戚而究之政歸王氏適以成外戚之禍學術安在且天下未有子為天子而父不稱為皇者也

議興獻不稱皇立廟

漢高

不皇父則太公得擁彗而邀之故孝宣稱史皇孫為悼皇考光武稱南頓君為皇考世未有過也興獻為天子之父則自當稱為皇考中庸曰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是子為天子則必崇父以天子之祭崇天

子之祭而不得稱所祭者為皇父吾未之聞乃師丹無
學誤引小記謂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
士服子無爵父之義而曾鞏作濮議又復遵之夫所云
尸服者謂祭時扮尸各有所服而未嘗及夫皇尸所服
者之所稱名也不啻失官當服士服而不害稱為先公
王季未王當服弁服而不害稱為先王蓋祭以天子所
以追王而謂子不可爵父是讀禮而全未通也但名必
可言言必可行既稱為皇則必饗皇祭既饗皇祭則必

立皇廟蓋禮有公祭又有私祭宗廟之祭公祭也然而庶子為父後則私祭其母禮云為人後者于父母期公子為後為其母于子祭于孫否謂繼嫡而為人後則私祭庶母止于其身身死則孫不繼祭思有盡也據此是禮原有可私祭者故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夫庶子入王並無有沮其祭所出者亦並無有謂嫡王當祭所出而立四親以配之庶王不當祭所出而不必立四親以配

之者則其所云如之者豈曰亦祭所出亦祭四廟哉禮
未改革不必比擬廟未中毀何必更建故陳祥道解之
曰禮為人後者雖受重于其所後而終不廢其父母之
期即公子為後雖受重于君母而不廢其母祭則庶子
為王雖有正統之七廟其能廢所生祖考之祭哉於是
自立父廟比之始受命之王祭所自出所以著其不忘
本也是以禘出之禮周有姜嫄廟在七廟之外魯有文
王廟在五廟之外而春秋稱文王為出王稱文王廟為

出王之廟而庶子祀所自出亦得以出王名之另立一廟然則支庶為後其得于公祭之餘祀所出而為之立

廟審矣

後光武別立四親廟張純據此禮宋陸佃亦引之為此禮之証光武事見後

今世宗

以支庶入繼大統不得不崇所生既崇所生則不得不祭既祭不得不立廟則立廟京師而私祭之至穆宗以後則遣官祭之必不得已或毀之或如漢處悼皇考廟聽其廢壞而不修之此皆按之古酌之今質之典禮準之人情而無不合者乃廷和又云舜不宗瞽瞍光武上

繼元帝並不追崇鉅鹿與南頓以為確據此本司馬光所言而又大誤者三代以前無追王之典其易稱與否不可得聞若其獨稱瞽瞍者必以為國語祭法稱郊鯀郊稷並已追崇而舜獨缺然國語稱郊堯而宗舜祭法稱祖顓頊而宗堯俱不及瞽瞍故以為言而不知仍未是者舜非不欲崇也古追崇郊禘皆為世有天下者言舜繼堯而有天下而即以已之所受者轉授之禹則在舜一身已不能崇安能舉瞽瞍而追崇之故夏后宗禹

商人宗湯周人宗武王皆身自為宗而後可因而崇父
舜誰宗乎是以國語云郊禘而宗舜祭法易之曰宗堯
此正以無可追崇之故而賈侍中強釋之謂舜當生時
固宜宗堯舜崩之後則子孫自當宗舜夫舜之子孫雖
應宗舜然不能郊堯而宗之明矣况商人禘舜尤屬無
理舜與商何涉而商之孫子忽禘妣氏是舜不追崇祭
法瞭然未可逞臆見以亂經義也若謂光武上繼元帝
而不追崇鉅鹿與南頓則大可駭者光武未嘗繼元帝

也光武為長沙定王之後以世次言則與成帝為兄弟而哀其從子平則其從孫也不解廟次者妄謂從祖不當繼從孫而識緯適出又復有赤九會昌之文因謂漢自高至元適八世而光武當九世之次應繼元帝其說見之漢官儀而究竟不行夫以光武當日本中興而兼開代固不當上繼元帝然亦非後平帝者雖仍祖高帝而鉅鹿南頓以上直列四親于宗廟一如明代之饗德祖懿祖熙祖仁祖于廟室而禘所自出誰曰不然而乃

採張純朱浮之議與大司徒涉多方更定嗣統前代不
私所生反以元成哀平立四親廟而別立所出四親廟
于春陵以節侯為高祖考廟鬱林太守為曾祖考廟鉅
鹿尉為祖考廟南頓令為考廟而皆加以皇字其立元
成哀平為四親者以叔祖而禰從孫以叔父而祖姪以
弟而曾兄以姪而高叔父一如前之所云禰武宗而祖
孝宗也其別立南頓以上四親廟者以庶子入王而祭
所自出得私立四廟而私祭之一如前所云立興獻廟

于京師名皇考廟生則親祭之死則遣官祭之也向使
歐九善讀書總苟識禮便當引此為稱父稱母稱皇考
與別立四廟之証乃歐陽不言而司馬言之總不言而
廷和言之東家之刀西家執以殺東家而東西兩家皆
不知為誰氏之刀夫司馬進稽古錄一書名為通鑑而
不識漢史廷和之子慎自號博通錄雜物甚夥而祇一
後漢書而並不一閱誣經誣史誣先王誣當今帝主誣
後世至于如此在世宗初間祇求不易父稱勉錄皇號

並立廟安陸以稍伸追孝之情而乃過為裁抑漫天激
裂不思所以處帝主孝饗之地以致帝主大憤反薄所
繼重摧兩宮至于無禮而張璠一人稍知義分又不幸
其時已死致桂夢霍韜豐坊嚴嵩之徒一起而盡反之
稱睿宗入太廟配天地隄之過亟而至于大決遂一往
潰敗而不可復救誰為為之然則國有大事其入官議
制必不可可以不學問有如是矣因稍閱諸疏取其引據
之大無理者歷辨如右以丐同館官共相証焉

西河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十三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館擬判

棄履判

甲告婦夜半棄履訴云觀燈雜蹋故

春元列燭士女皆行夜半傳柑細君何在天津橋迥星
流火樹枝邊安福門高人在炬光影裏因傍香輪之雜

蹋致令珠履之陰遺在婦非失足長途于甲則畏行多
露瓜田未納何為踏地歌來蓮步相生竟在凌波襪底
本異漳臺之賣難為楚國之搜人非東郭誰憐雪跡已
盈街行近西家羞見月光偏照地豈蔡琰之訴夫而跣
足如皇甫之下士以捐扉雖未罹乎官刑亦宜申夫閨
訓

巫樂被戲判

潁上東北廟甲女樂神懸跌于楯陽幻欲墜乙怖其真

引手援抱女責其有戲心不伏

下蔡古縣潁川舊封人為雞骨之占俗尚牛王之祭叢
壇石上三物斯陳野廟欄邊羣巫進舞將樂神以婆娑
之態因懸姬於絙索之間騰身赴節恍然濯燕銜花撒
帶盤空往似晴蛺吸露蹴紅繩而倏下勾寸能留粘素
襪于高頭履欹欲墮故為躍之而色顫遂貽觀者以心
憐伎臨炫處總教過目皆迷人壓看場竟爾迴身就抱
樓前驚墜粉惟恐珠投掌上把長裙空愁仙去睹目招

而不解雖援手其何為但有愚情慢從戲論

爭高粱粟稱名判

行唐婦嫁山陰縣農勸夫種高粱夫執是粟至詬

有女來歸家在臘脂河上乃夫肯播耕於宛委山前傍
桑陰於秦氏之園分杏粥于西施之里烏犍初下坂夕
陽未墜好鋤藜斑鳥乍呼林春雨欲來堪浸穀勸三農
于有事賴百種之均敷青秧雖未發而各有其名黃甲
俟將開而早區其處乃有鄉邦諠諠梁粟殊呼夫婦唱

隨北南異舉求田非作宰夫請秣而妻請杭取婦豈尋
凡一疑忝而再疑稷但思質從已造名任人加僧院稱
諛花為平慮未便乖張詩箋疏葦草為王芻何容詬厲
應誠稽唇之過潛銷反目之讐

孝廉略偃受毆辱判

舊題

得甲孝廉詣公車歸遇乙故人于里門乙便長揖甲略
偃去乙起顧不平牽甲還故處搯甲項內騰騎之使向
後出甲告乙毆辱

甲幸上公車徐歸鄉里張憑作孝廉了無新義平津為
博士便逢故人由其胸次全卑故爾睹瞻甚偉車前盤
辟不思貧賤驕人道左逢迎妄謂將軍揖客一命傴而
再命僂稽首誠難爾佩委則我佩垂折腰何用身愧龐
德公亦使望塵下拜豪豈任城子居然捧手來前自非
酈生之說成必致灌夫之怒起若夫乙雖稱鹵性實快
輿情吏果強項胡為入我禪中人苟直躬奚難出之胯
下遽篠不善俯且倒行而逆施之尻尾亦能高何前倨

而後恭也自侮人侮毆之宜爾悖出悖入辱何足云

蔡邕棄妻判

舊題

大昌縣令係進士出身斷部民棄妻比擬蔡邕吏告不

可令責吏吏不伏

原稿無係進士出身
五字今從舊題補入

維巫娥之近縣嘆有女之仳離挽車無幾日空留棗樹
在東家唾井有何顏但采靡蕪於山下碎寶鑑於分奩
之後墜銀鈿於斷綆之間野鶴孤飛人方倚戶江魚雙
躍妻未還家誠多鮑永之迂踈當辯秋胡之輕薄甲久

通仕籍早授文林帖括可研摩已成進士簿書能省覽
不廢入官但矜李路片言幾壞中郎一世拽當場之傀
儡鮑老無情彈孤館之琵琶蔡邕不孝致使功曹之坐
嘯反糾掾吏以行違太白入東井端為渴耳孟堅無選
賦豈其愚乎吏既直前有詞今當謙退自省

井田判

舊題

得縣申歲十月八人里胥從婦人相從夜績每月課四
十五功聽其歌詠行人善之徇於路按察禁之太師以

失職致詞

原夫閭師之任女事比長之載婦功井制已然地官為
烈故道人狗木不避宵分籥掌吹豳應勤夜作乃涼風
乍起促織籬邊縞月初生索綯門外陳人麻總不曾持
向三條齊女燈光嘗使畱餘四壁合同巷辟蘊之侶較
斯鄉課績之工一里有程期恐良辰之邁往諸胥膺率
作遂永夕以徘徊紅花染甲擘去成紋白苧盈筐望來
如雪每限之以二十九畧當計之以四十五功然而陶

家獨處尚有哀歌漆室相逢寧無永歎痛孤嫠之作苦
未敢援琴悲寒女之善懷因之輟杼藉此窮櫺之宴笑
調茲長夜之歡娛鄉中監正原非竊聽狂夫路上行人
即是采風使者從歌詠而勸以勿壞庶有善乎謂燕樂
而禁使不然失其職矣當念太師之鼓舞勿援按察以
紛紜

西河集卷十三